

红

旗

飘

飘

9

中国青年出版社

9

红

旗

飘

飘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红旗飘飘(9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6.75 印张 2 插页 157 千字

195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

印数 190,615—200,615 册

定价 9.00 元(平) 14.00 元(精)

目 次

方志敏烈士遗著

呕血	(1)
我的心	(2)
同情心	(2)
私塾	(3)
哭声	(6)
谋事	(6)
李烈钧原来如此	(9)
悼念方老太太	邵式平 (12)
少年英雄姜墨林	周保中 (14)
忆平江惨案	徐 敏 (31)
红十军第一次进军闽北散记	缪 敏 (41)
红十军第二次进军闽北纪实	缪 敏 (63)
铁骑纵横	
——记淮北平原上的骑兵	周纯麟 (73)
长江飞渡记	谢雪畴 (86)

忆北平共青团地下斗争片断 武 光 (140)

矿山烈火

——1938年开滦大罢工的几个片断...苗培时 (157)

白大姐 张 麟 (194)

方嫂子 胡 旷 (205)

无名英雄

——反封锁斗争片断 孙暮林 (208)

方志敏烈士遗著

呕 血

呵！

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血呀！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 * *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个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 * *

呵！是的！

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都会呕血的，——

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呕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 * *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要呕血呢？

1922. 6. 21 晨，于九江

我 的 心

挖出我的心来看吧！
我相信有鲜血淋漓，
从彼の许多伤痕中流出！

生我的父母呵！
同时代的人们呵！
不敢爱又不能离的妻呵！
请怜悯我；
请宽恕我；
不要再用那锐利的刀儿去划着刺着，
我只有这一个心呵！

1923年4月23日

同 情 心

在无数无数的人心中摸索，
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
铁一般的硬的，
烂果一般的烂的，

它，怎样也摸不着了——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去，
来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
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膳飧；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啗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哦，假若还有它，何至于这样！
爱的上帝呀！
你既造了人，
为何不给予他！

1923年4月23日写于南京

私 塾

“你们这班顽皮贼，等会，一个个来收拾！”一个私塾教书先生，怒气勃勃地望着他底学生们说。

登时，那些学生咕咕咕咕的谈话声，呵呵哈哈的嘻笑声，一齐肃静，个个都伏在桌上装瞌睡；微微地抬起头来，斜着眼睛，瞧瞧先生。

原来这个私塾，有十来个学生，年纪很不齐，大的有十六七岁，小的只七八岁，都是农人的子弟；里面横一张，直一张，摆了十几张抽屉桌；中堂壁上，挂着一张“至圣孔夫子神位”的牌儿；地上抛了许多花生壳，蔗渣，字纸屑……，足足有半寸多深的垃圾。

这位先生：大约有五十多岁，本来是作豆腐生意的，也曾读过四年书，认识些字；平日子曰诗云，胡谈乱说，所以人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作假斯文，现因这私塾有三十块花边的学俸，三餐两点的服侍，就弃了豆腐生意来教书。他穿着一件尺多宽的袖口的长褂，一双红花满面的镶边鞋，戴起那副老古式的眼镜，他鼻上就像竖了一座“奉旨旌表”的节孝坊一般；他蓄了三绺胡须；一个短小辫儿，拖在他的背上。

这日他睡了午觉，醒转来，看见学生笑闹，就发起怒来，骂了他们一顿，随后拿了一根水烟筒，点着纸媒，缓缓地抽了二十几筒烟。

“拿字来改，”他说。

那些学生，就慌慌张张拿着他们练习的“土大人”“甲子乙丑”“云淡风轻近午天”……那些字，对着孔子牌位，都深深作了一个揖，无声无息地将字摆在他的桌上，起首改的，是十一岁的小孩，名叫黄海的字。

“这也成字吗？”他拿着一枝朱笔，一面改，一面骂：“你看这样东倒西歪，缺手短脚，糊糊涂涂一大团，简直和道士画的符一样！哪像用笔写的，是用棍子画的！”他伸出两个指头，把他的眼睛皮，着力钳了一下，说：“睁开你的狗眼去看看！”

“教你把字练好，你风吹耳边过，总是不听，非搓手不可，拿手来！”他凶狠狠地说。

黄海抖抖振振，把手搁在桌上，他用笔管，在他手背上，从头至尾，搓了一下，他“哎哟”叫了一声，赶快收转手来，放在口边，用力去吹，眼泪像泉水似的涌出来。

“上午从哪里读起？”他拿着一张纸条说。

“子…子曰：‘父母惟…惟其疾之忧’……”他哭着说。

他在纸条上，写了七个字给他认；他只认识三个，又被他

用板子打了四下手掌。

他改完了字，再向孔子位上作个揖，跑到自己椅子上坐下，把口涎涂在他发烧血红的掌上，一面吹着，一面呵呵响尽望着哭，接着那些学生改字，也依样画葫芦，钳眼睛皮，搓手背，打手掌；都痛的杀猪一般叫。

“读书！”他说。

他们就“人之初”“赵钱孙李”“子曰学而”“孟子见梁惠王”……拚死命底叫起来；但是没停很久，他们读书的声音，渐渐低下来，都“嗡嗡”像蚊虫叫一样。

“啪啪啪”，他拿板子在桌上拍了几下说：“还不拿书来背，为什么？”他们听到这种声音，比鼠子听见猫叫，还要怕些，即刻一个个都拿书去背。

他显出想吃人的样儿，拿着板子在手里，听他们背书，背错了一句，或停顿一下，那板子就铁面无情，雨点似的打下去，他们的哭声，周围人家，都能够听到，最后一个学生——方正孜背孟子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以下忘记了，“唔……唔……”了好久，惹了他的性起，就用一种最利害的刑具——鸡蛋般大的黄荆树脑，打他的头，把他打眩了半个多时辰，三三五五，一群孩子跑出来，这个私塾已经放学了，黄海轻轻的对他的同学说：“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那里有我们放牛的那样快乐？”他们都点点头，像很赞成他的话，斯时黄金色太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黄瘦而且忧愁的脸上，那两条很长的泪痕，越发显明出来。

1921年11月12日于九江南伟烈大学校

哭 声

仿佛有无数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剩的些微，哪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作工，输运，奔走，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躺着由死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看呀！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我们了！……”

“唔，唔，唔，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作工去吗？金儿福儿读书，不是……很……快乐吗！……”

“痛呀！枪弹穿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

似乎他们联合起来，同声向我哭诉。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应该救济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1922年5月6日于九江同文书院

谋 事

在这样火一般热的太阳光下，谁也不愿光着头皮在街道上

行走，可是他——一个苦学生——竟怀着他从校长跟前请求来的一张介绍名片，草帽也不戴——也许是没有草帽罢——午饭后，匆匆的出外去了。

他去找一位牧师。

他走到大马路上，遇着电车，就跳上去坐下。电车上卖票的斜睨了一眼，立刻就用一种傲慢的命令的声音喊他：“买票！”

“到吴淞路多少钱？”

“四个铜子。”

“四个铜子吗？”

“快点！谁有闲工夫和你谈话！”他听到这话，心里好不难受，想和他辩论，又怕受辱。到了车站，忍气吞声地跳下车来。

他问了一家基督教会的报馆，又问了两所医院，才问到他所要找的那位牧师底房子。只是他用极谦恭的态度去问那报馆的号房，医院的看护妇，他们打量他全身一下，就都用那电车上卖票的一般的态度去回答他，这件事使他深深的疑惑起来。

牧师是住在一所美以美会办的医院的花园里，他那间两层的精美的房屋，早给那些红的绿的花草儿包围住了；矮矮的深绿的冬青树，在那条直达房门的马路两旁，一排一排地站着；尤其是门口栽的两株白梔子花，放出馥郁的清香，扑人鼻孔。

他按了一下铃，仆人出来应门，他说明了要会牧师，仆人才引他到一间完全欧美化的客室里去。仆人叫他坐下候着，自己通知主人去了。他向周围一望，华丽的装饰，雅洁的布置，真是基督教化的家庭呵！

好久，那四十余岁西装的牧师才走出来。他看他，很惊愕的问他：“呵！你是谁？”

“我是李某。”他站起来说。

“找我干什么？”

“我是从 A 校来，钱校长给我介绍到此。”他忙从袋里拿出那张介绍片来，极郑重地递给牧师，牧师一面接着，一面说：“那么，请坐罢！”

牧师看后，坐在一把安乐椅上，说：“呵！原来你想谋事，那可很难！”

“我并没有什么奢望，只能找个足够生活的工作就满意了；我还想一面读书……”

牧师接连摇摇头：“很难很难！此地找事，全靠路子，没有路子，光有本领也不成。但是你为什么不在 A 校读书？A 校是我们教会顶好的学校。”

“唔，好是好，”他勉强说出个好字来，其实他对于 A 校是深恶而痛恨的了；他在 A 校一年，学问没得什么，肚皮里却装满了那饭桶教员和一无所知的牧师们的闲气。“可惜我家供给不来。”

“那里仅需九十块钱一年吧？”

“何止，至少也需一百二十块钱，我农田人家，哪里得此巨款啊。先生以前不是在某印书馆办事吗？”

“是的。只因那里月薪一百八十元，不够用度，所以才来当牧师。这里虽然月薪只百五十元，但房子不要足钱，每月倒可省下数十元来。”

“印书馆能找点工作吗？”

“不能。”

他痴了一会，牧师也去弹指甲玩；同时坐在里间一张洋台子上写英文的打扮得和美国女学生一样的小姐，也偷望他一眼。但伊急急地转回头去，好像他是不值得伊底青盼似的。于是他更奇怪起来，把全身自己审查一番，究竟有什么地方使人讨厌，最后，他才发觉了，——他穿了一件粗糙不堪的夏布长褂，和

一双乡式的布鞋呵！他微微的笑了一笑，牧师突然的说：“你在这里有亲戚没有，带了多少钱来？”

“没有亲戚，只有几个朋友，钱早给做盘缠用掉了。”

“那么，你很危险，将来怕无饭吃呀！”

他这时真是如坐针毡了，垂头不言，牧师早现出不耐烦的样子来。他于是起身告辞：

“我走了，倘若有机会，还请先生栽培！”

“那自然的，顺水人情，谁不愿做，何况你是我朋友底学生？”

1922年7月18日

李烈钧原来如此

李烈钧三字，差不多成了江西一般民众脑海中一个偶像；当我在乡间私塾读书的时候，也常听到“督军李烈钧”这句话，随后来省求学，和一个武宁籍的同学谈话，曾无意间询及李烈钧生平。他告诉我：“李烈钧出身是一个赌棍，他天天在赌场里混，到了输个精光，他突然把赌桌上的灯吹灭，赌徒势必乘乱抢钱，钱滚到桌下，他却蹲在桌下摸钱，摸够了又点上灯再赌。”我听到他的话就觉得李不是个好人。后又有人告诉我，李非常好色。不但好女色，而且好男色；他在江西做督军，天天只想弄女学生。民国十三年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赵醒农同志代表出席，回来他告诉我，他会到李烈钧。我问他说了什么话？赵同志说：他再三嘱咐“要保守中国的旧道德”。当时我很诧异，挂名革命的李烈钧，怎么还是个旧道德的拥护者？闻名不如见面。这次回到江西来了，化了一千余元。总还算是他的办事人努力，南昌街上也贴了一些替他歌功颂德的标语；老蒋开会欢迎他，我以省党部执委的资格参加。谭主席致欢迎词后，就是他演说。一

共演了二十几分钟，我竟听不出一个头绪来，不知道他在扯些什么。从总司令部出来，我和一个朋友说：李烈钧怎么这样撒烂污？随后他和老蒋勾结，弄到了省政府主席，我早就为江西政治叹气！

多谢反动的省政府，也来欢迎我们工农代表。在欢迎席上，我代表农民，向省政府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要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第二，要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支及经费，拨归农民协会办自卫军之用；第三，各县农民协会经费归各县政府津贴。他怎么答复我，真是混账！他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固然要惩办，但也须宽容一点儿；取消保卫团办自卫军是不必要的。关于经费一层，他很滑头，说了几句就算混过去。呸！什么话，对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宽容，你这李烈钧，竟肯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镖，反革命派！当时把我气得好苦；从欢迎会出来后，我就断定李烈钧是反革命派了！不久我也因事去武汉了。

从武汉返赣，省农民协会工作同志，都纷纷来告诉我，说省政府竟通令解散各地农民自卫军，骇人听闻之事，一件一件发现于我们江西，这又是一件奇事了！

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及决议案，国民政府屡次的宣言，均明明白白规定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李烈钧身为中央委员，难道党的决议，都不曾寓目吗？李烈钧做的是北京政府的官，还是国民政府的官？这样违背党及政府宣言及决议，擅令解散农民自卫军，拿农民自卫的武器，交给土豪劣绅，再转来杀戮农民，这种目无党国的叛党分子，还能容许他们在党内鬼混吗？除省农民协会呈请中央党部严惩这次非法命令的主动者——李烈钧外，我们江西各级民众及各级拥护总理农工政策的党部，都应起来声讨附属这次非法命令的一般反革命分子。我们要认清这

件事，是反革命派攫取革命民众的武器准备屠杀革命民众的一件极严重的事件！

李烈钧自攫得省政府主席后，替江西民众做了一些什么事？我们可以屈指数得来的，只有：（一）不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发行一千五百万元的公债，拿江西民众的膏血，去贡献老蒋；（二）违背党国决议，擅令解散农民自卫军；（三）组织省防军，准备大大屠杀工农群众；（四）通缉南昌市党部革命同志；（五）两次封闭革命的贯彻日报；（六）袒庇段锡朋、周利生等反革命分子——段、周躲在他的家里；（七）袒护土豪劣绅，向各地工会农会捣乱。其它还多得很多，数也数不完了。这就是曾骗得江西民众一时信仰的李烈钧所为。这就是李烈钧在几个月来赐给江西民众的一些毒物。

李烈钧本来是个三教九流的江湖骗子——他在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中自己说的。他不知道党，不知道国民政府！当然更不知道民众。他是我们民众的敌人，尤其是我们农民的敌人！我们再不要为李烈钧三字骗了！

李在汉口说，跟着蒋介石倒是值得的。好吧！赶快去找那位青红帮的蒋老爷吧，尽量去反动。我们民众好一块把你们送到坟墓里去！

1927年4月12日

编者按：方志敏烈士这部分遗著是他的爱人缪敏同志搜集保存的。我们感谢她把这部分珍贵的材料交我们发表。

悼念方老太太

邵式平

方老太太原名金香莲，但广大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并不知她的姓名，却一致称呼她为方老太太。她是人民英雄方志敏烈士的母亲，因患肺癌，治疗无效，于1957年10月5日病故。享年八十一岁。

当我在青年做农民的时候，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他就是方志敏同志的父亲——方高翥叔父。从那时起，漆工镇湖塘方家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一年后，因地方事变，我得到机会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并和方志敏同班。我们二人真是一见如故，同窗共读，情同手足，促膝谈心，志同道合。假期中，志敏邀我去他家里，因而得以拜见方老太太。

方老太太有一女二子，她最喜爱的是长子方志敏。因爱及爱，老太太对我的亲切关怀，就同对志敏一样。

1927年冬，弋、横农民大起义，弋阳漆工镇一带是起义的一个中心，因此也就成为国民党匪军无数次围剿的一个主要目标。房子被烧光了，东西被抢空了。在这样情况下，方老太太唯一关怀的是革命群众和我们红十军团的全体指战员。

在游击战中，红十军团的行动是不能固定的。有的时候，我率领着队伍，路逢方老太太，在见面的时候，她总是像母亲那样亲切并鼓舞着我们说：“哎啊！我见到你们，就同见到我的志敏一样。”“国民党匪军造恶得很，必然天诛地灭。”“你们多辛苦些，要多打胜仗，多缴枪，多消灭匪军，革命是一定会胜利